

論魯凱語的親屬關係*

何 大 安

- 一、前 言
- 二、魯凱歸鄒說的檢討
- 三、句法上的比較
- 四、音韻上的比較
- 五、結 論
- 引用及參考書目

一、前 言

臺灣南島語言的比較研究當中，有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魯凱語 (Rukai) 應為排灣群(Paiwanic)中的一支，抑或當屬鄒群(Tsouic)? 我(何1976)在六年前曾經研讀過鄒語(Tsou)，近年來追隨師長參與南島語研究計劃，對排灣語(Paiwan)及排灣群、泰雅群(Atayalic)和鄒語群的其他語言，亦粗有涉獵。因此試撰本文，打算從音韻、句法的特徵方面，比較排灣、魯凱與鄒，並從而論定魯凱語的親屬關係。

當代學者之中，最早觸及這一問題的人是 Isidore Dyen。Dyen (1963) 利用 Swadesh (1952, 1955) 設計的詞彙統計的辦法，分臺灣南島語為以下三群⁽¹⁾：

1. 泰雅 (Atayal)、賽德 (Seediq)
2. 鄒語
3. 布農 (Bunun)、魯凱、排灣、阿美 (Ami)、卑南 (Puyuma)、巴則海 (Pazeh)、噶瑪蘭 (Kavalan)

編者註：本篇為紀念趙元任先生之論文，原應刊於五十三本紀念論文中，因文稿收到稍遲，故改刊於此。

* 本文原題「排灣、魯凱與鄒語的比較研究」，撰成於民國71年12月，為國科會支助本所「臺灣土著語言的比較研究(第二年)」計劃(NSC70-0301-H001-08)成果的一部分；初稿曾經承丁邦新師、李壬癸師、龔煌城先生、鄭秋豫小姐、林英津小姐及同學楊秀芳君賜閱，提示了許多改進意見；復於七十二學年度得國科會獎助；謹在此一併致謝。此外，李壬癸師更提供了許多尚未發表的研究心得，極為珍貴。文中特加徵引，以存其實，兼效書紳之忱。

(1) 雅美語(Yami)比較接近菲律賓的 Itbayat 語和 Ivatan 語，因此不計算在內。

根據 Dyen (1963 : 263) 的統計，魯凱、排灣、鄒三種語言的親疏關係如下：

魯凱	13.1	
排灣	16.7	23.8
	鄒	魯凱

鄒語和魯凱、排灣共同詞彙的比例分別是 13.1 和 16.7，而魯凱與排灣之間的比例是 23.8。所以魯凱和排灣同屬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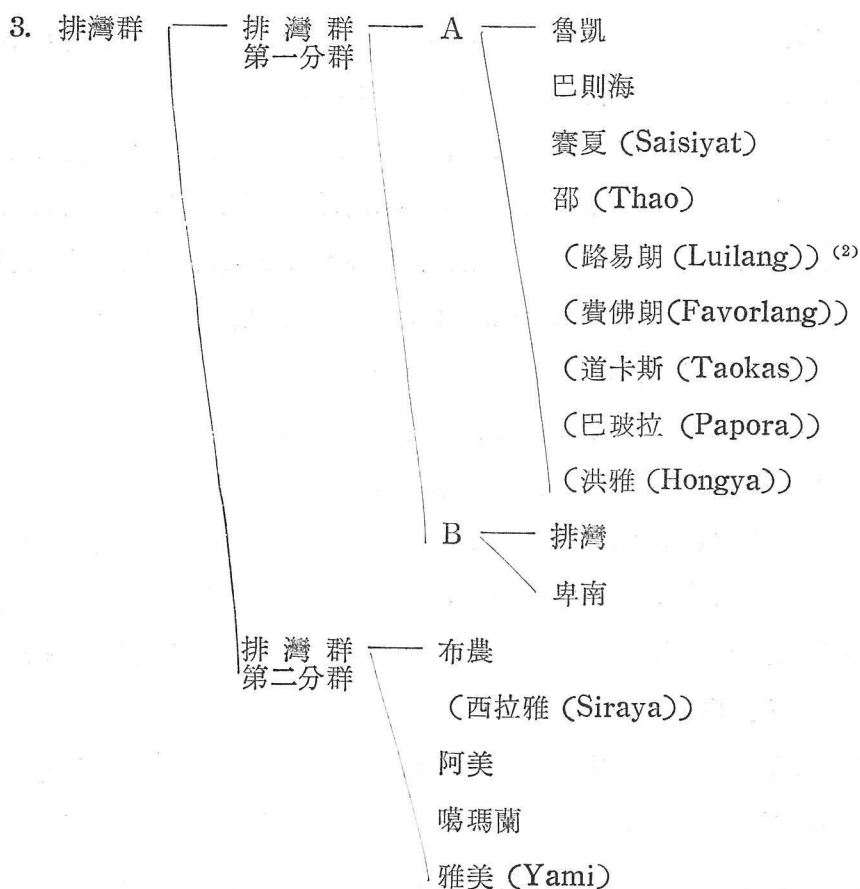
Dyen (1963) 上述的統計，有一個不足之處，就是欠缺了同屬鄒語群的兩種「南鄒 (Southern-Tsou)」語——卡語 (Kanakanabu) 與沙語 (Saaroa) ——的資料。在補充了這兩種語料之後，他重新統計的相關語言的比例如下 (Dyen 1971 : 174)：

沙	39.7				
卡	34.5	37.2			
卑南	19.5	19.5	19.4		
排灣	20.6	20.5	22.7	31.3	
魯凱	16.4	20.7	18.1	29.0	31.5
	鄒	沙	卡	卑南	排灣

魯凱和兩種南鄒語言並沒有特別接近的地方，因此他仍然認為魯凱語應屬排灣群。

Ferrell (1969) 從語言和文化的觀點，研究臺灣南島語言的親屬關係。他的結論和 Dyen (1963, 1971) 大體相似，也分成三個族群。除了增加一些語言之外，最大的不同是把 Dyen 所分的第三群再分成兩個次群：

1. 泰雅群
 - 泰雅
 - 賽德
2. 鄒 群
 - 鄒
 - 南鄒
 - 卡
 - 沙



排灣群第一分群和第二分群之所以分的語言上的理由，是前者保留了古南島語 (Proto-Austronesian) *C : *t 的分別，而後者則否。就是否分 *C : *t 而言，這個觀察是正確的。在分族群上，他也用詞彙統計的方法。他 (Ferrell 1969 : 65) 的計算法與 Dyen 稍異，而結果近似。以下是相關諸語的比數：

卡	31				
沙	26	40			
卑南	11	20	22		
排灣	11	17	23	42	
魯凱	12	16	23	27	40
	鄒	卡	沙	卑南	排灣

(2)加 () 的語言是已經消失的語言，目前僅有少數文獻保存了這些語言的片段。

但是他一方面將魯凱歸入排灣群，一方面却認為魯凱與排灣語比數之高，可能是由於魯凱接受了排灣語的影響所致（Ferrell 196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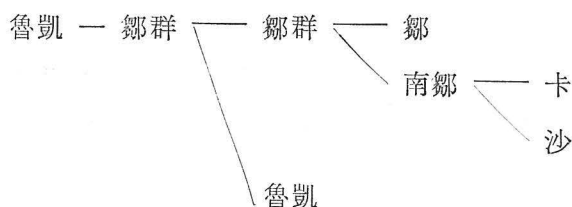
李壬癸師（Li 1973：1, 37）仍採取 Dyen 以來一向的看法，將魯凱語歸入排灣群。不過他（Li 1973：3-4）也指出魯凱與鄒語群除了在音韻方面都發展了語尾的回響元音（這是其他臺灣南島語言所沒有的）之外，在句法方面有兩個共同的特點：

1. 主事焦點（agentive focus）的主動詞沒有屈折變化。
2. 有兩套指示詞（determiner）。

因此，他以為魯凱可能是排灣群與鄒語群的一種過渡語言。

Ferrell (1974) 接著比較了各種臺灣南島語的結構詞（construction markers）⁽³⁾，發現依其泛指／特指（general／specific）或近指／遠指（near／remote）特性之有無，魯凱語應歸入鄒語群。於是，從開始懷疑魯凱語與排灣群具有移借關係（Ferrell 1969），進而認為魯凱為排灣與鄒語的過渡語言（Li 1973），最後終於將魯凱斷歸鄒群了（Ferrell 1974）。

Tsuchida (1976) 一方面不同意李壬癸師所舉的兩點句法的證據（見下文第二節），另一方面又舉出音韻及詞彙的理由重申魯凱歸鄒的主張。他不但認為魯凱歸鄒，而且還很明確的指出二者具有以下的親疏關係（Tsuchida 1976：15）：



不過在基本詞彙的統計上，Tsuchida (1976：7) 計算的結果仍然和前人差不多。以下是四種魯凱方言：馬加（Maga）、多納（Tona）、萬山（Mantauran）、霧台（Budai）與相關語言的比例：

(3) Ferrell 的 construction marker，是指名詞組前的連繫詞。其他的學者，對於這種連繫詞，有以下幾種不同的名稱：overt relation marker, determiner, linker, ligature 等。本文暫時採用「結構詞」這一名稱。

卡	37							
沙	40	42						
馬加	20	21	23					
多納	20	20	22	72				
萬山	17	19	20	47	50			
霧台	18	21	20	42	43	43		
排灣	24	21	22	26	26	21	28	
卑南	21	18	23	26	26	19	22	34
	鄒	卡	沙	馬加	多納	萬山	霧台	排灣

四種魯凱方言除了自相聯系的數字特別高，自成一群之外，他們與排灣、卑南相同的基本詞彙，要多於與鄒、卡和沙語相同的那些。上文說過，主張魯凱屬排灣的理由，是詞彙統計的結果。基本詞彙的統計，與同源詞的認定息息相關；而同源詞的認定，總是後出轉精。然而 Dyen (1963, 1971)、Ferrell (1969)、Tsuchida (1976) 四次的統計，結果却大致相同：魯凱與排灣接近。甚或至於排灣與鄒語接近的程度，還大於魯凱與鄒語。可見至少在目前，這一證據還是沒什麼改變的。因此下文（第三、四節）我們打算從句法和音韻方面，作一個廣泛的比較，尋找這兩方面可能的線索以與詞彙方面的觀察相印證。在進行比較之前，我想對魯凱歸鄒的學說先作一個檢討。

二、魯凱歸鄒說的檢討

李壬癸師雖然並沒有改變他對魯凱語親屬關係的看法，但却是最先對魯凱與鄒語的相同特徵提出具體說明的一人。他的意見對後來「魯凱歸鄒」之說，自有其影響。他早先 (Li 1973: 4) 提出的兩點特徵（見上文），並沒有為 Tsuchida 接受。Tsuchida (1976: 21-22) 指出，魯凱語的主動詞在主事焦點時，仍然有屈折變化，鄒語甚至其他的南島語也莫不如此。至於指示詞或結構詞的二分，布農、賽夏、卑南、賽德諸語皆然，也不能視為魯凱與鄒語的共同特徵。Tsuchida 的意見，是可以

採信的。

Ferrell (1969) 原來認為魯凱與排灣語共有詞彙比例之高，可能有移借的關係存在。但這並不一定就令人非把魯凱語置於排灣群之外不可。因為同族群的語言之間，也一樣會有移借的情形。不過後來他 (Ferrell 1974) 就明白的主張魯凱應該歸鄒了。他的理由如下。在臺灣南島語中，結構詞或有兩組，或有三組，或根本沒有結構詞。這種結構詞多寡的類型，並不能作為語言區分的依據。因為這種區分的結果，和已經建立起來的臺灣南島語的群分，是不相配合的。但是結構詞之中表人名或遠指／近指（泛指／特指）的那些特性⁽⁴⁾之有無，無論其功能獨立，或與「焦點 (focus)」行為一致，都可以用來區分臺灣南島語。其區分之結果恰符三群，而殊少例外。他以下面這個表表示了臺灣南島語中結構詞不同類型的分佈情形。

	人 名 結構詞	焦 點 結 構 詞			特 指 結構詞
		三組	兩組	無	
阿美	+	+			
布農	+		+		
費佛朗	+	+			
噶瑪蘭	+	+			
排灣	+	+			
巴則海	+	+			
賽夏	+		+		
西拉雅	+	+			
邵	(?)	+			
雅美	+	+			
卑南	+		+		+
泰雅	+	+			+

(4) 關於所謂「焦點」、「人名結構詞」、「遠指／近指（或泛指／特指）」的定義，請參考 Ferrell 1974 (1979)。

賽德		+		
沙	+			
卡			+	
馬加（魯凱）			+	+
魯凱		+		+
鄒		+		+

在這個表之中，焦點結構詞欄下的分佈，略無次序可言。但是有人名結構詞的，多是排灣群語言；具有特指結構詞的，多是鄒語群語言；泰雅群則在二者之間。Ferrell 把句法的取證，擴及於其他臺灣南島語，使得他的意見，具有更深刻的意義。但是論證的內容，却並不足取。以下是我的理由。

第一，如果他的資料完全正確，並不能支持他的推論一定也對。例如排灣群的卑南之具有特指結構詞固是例外；泰雅群的兩大支語，泰雅與賽德，前者既有人名結構詞復有特指結構詞，而後者全無，則這套標準之施用於泰雅群者究為如何，更難以持論。甚至在鄒群之中，具有特指結構詞的，也只是三種語言中的一種——鄒語——而已。這使人不禁要問，這種區分法是否真的有效？如果卑南可以視為一種「例外」，何以魯凱不能？如果沙和卡語因此而為鄒群語言，何以賽德不是？

第二，不論資料是否正確，他的區分標準是不是具有理論基礎上的說服力，也頗有疑問。南島語最重要的句法特徵，當然是動詞和名詞組間「焦點變化」的符合（agreement）。這種符合，要配合動詞的屈折變化和名詞組的結構詞一起觀察。許多語言表層結構詞的多寡對於焦點系統的完整與否，並無影響。因此 Ferrell 不從結構詞的數目來區分語言，是有道理的。至於結構詞之有無特指徵性，與焦點符合相較之下，就顯得是相當個別而零碎的特點了。泰雅和賽德的完全相反，沙、卡和鄒的或無或有，如果屬實，恐怕正需如此解釋。以之界定同一群諸語尚有困難，怎麼能夠拉到更高的層次，來區分臺灣的南島語呢？另一方面，人名或屬人（〔+person〕）的結構詞，其與非屬人（〔-person〕）相對，如果在語義徵性的分別層次上較高，那就比較具有理論上的意義。相信〔+人名〕一定是在〔+屬人〕之後才有的次生分別，

因而以前者爲取捨標準，實不若後者之可信。

第三，根據目前的了解，Ferrell 上表中18種語言的資料，可能有7至8種需要增補或修改。現在把改正的幾種語言重新表列如下。

	人 名 (屬人) 結構詞	焦 點 結 構 詞				特 指 結構詞
		三組	兩組	一組	無	
巴則海		+				
賽夏			+			
邵	+	+				
卑南	+	+				+
賽德				+		
沙		+				
卡		+				
魯凱(大南)	+		+			+

改正的依據是 Li (1973, 1978a)、Li et al (forthcoming)、Starosta (1974)、Tsuchida (1976)。值得注意的是魯凱(大南)方言，具有人名結構詞，它的非鄒語型特點，無疑更爲明顯，而魯凱特指結構詞的認定，也還有問題存在。⁽⁵⁾此外，巴則海、賽夏的缺乏人名結構詞，也使 Ferrell 原來的例外更形增多。

Tsuchida (1976: 11-14) 提出以下的理由，重新支持魯凱歸鄒的學說。

1. 古南島語 n 在古鄒語 (Proto-Tsou) 和兩種魯凱方言(馬加、萬山)中，如果出現在字尾，其前又有一個非重音的 a 時，n 會丟失；在其他狀況下則不變。
2. 所有的鄒語和魯凱語方言，都在字尾的輔音之後，有一個回響元音 (supporting vowel) ⁽⁶⁾。

(5) Ferrell (1974:7) 以爲魯凱的特指結構詞是 ku 或 ki，李師 (Li 1973:86-87) 却認爲 ku 和 ki 都是人名結構詞，非屬人的特指結構詞則是 sa。

(6) Li 1973:34, 51-55 及 1977a:25-26 也注意到同一事實，稱之爲 echo vowel。

3. 鄒語群和魯凱語都保留了古南島語 $C : C_1$ 之分。

4. 鄒語群和魯凱語都保留了古南島語 $s : \theta$ 之分。

5. 鄒語群和魯凱語有12個共同詞彙，這些詞彙並不見於其他臺灣南島語。

就現象的觀察而言，2、5 可以成立，1、3、4 却有問題。同時由於解釋的角度缺乏絕對性，2 和 5 的現象對於他的學說，支持力仍嫌稍弱。以下一一分說。

Tsuchida認為1、2兩條是鄒語群和魯凱語的「共同創新」(common innovations)，其實第2條容或可以是，但第1條却絕對不是。古南島語 $-an\#$ 的 n 在三種鄒語都消失，因此這種變化當發生於古鄒語之前。但在魯凱方言中，其消失與否，以及哪些字消失哪些不消失，頗多例外。根據李壬癸師 (Li 1977a) 的研究，古南島語 n 在字尾消失的情形，見於大南、馬加、萬山、大武 (Labuan) 四個方言。其中大武較接近大南。古南島語 $-an\#$ 在魯凱語幾種方言的演變情形如下(以下資料據 Li 1977a)。

古 魯 凱 語	大 南	霧 台	馬 加	萬 山	多 納
*tabalaŋaʔanə 臂	tabalaŋa	tabalaŋá:nə	tbaŋánt	——	tabalaŋáʔanə
(*anəanə 誰	anəa	anəanə	——	——	——)
(*didaʔanə 地	——	——	dedá:	——	didaʔánə)
*bəcəLakanə 中間	——	ka-bicəɭáka- nə	bcərká:	——	bəcəakánə
*salaonə 雄鹿	salaonə	salaónə	sloŋá	ʔalaonə	salaonánə
(*taboθoboθoanə 腿, 脛	——	——	t-bos- bós-a	tavosovosa:ə	ta-boθo-bóθ-anə)

魯凱語有兩大支語：大南、大武、霧台為一支，馬加、多納、萬山為一支。大武和大南頗為接近，原書未加徵引。“誰”、“地”、“腿、脛”三個字，只見於某一支語的方言，未必能推至古魯凱語，李師擬將之刪去；因此上表使用括弧括起，表示存疑。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這種丟失並未及於所有的方言，則這種演變自然不能上推至古語⁽⁷⁾，無論是古魯凱語 (Proto-Rukai) 或前古魯凱語 (Pre-Proto-Rukai)。所以李壬癸師的古魯凱語擬測中，仍保留了 $-n$ 尾。這也就是說，魯凱語方言 $-n$ 尾的消

(7) 本文撰成之後，承李壬癸師示知 M. Harvey (1980) 也有類似的批評，讀者可參看。

失，是魯凱語內部的發展，絕不是古魯凱鄉語 (Proto-Rukai-Tsouic) 時期就已經發生的音變。

其次，發生 -n 尾丟失的方言，也並不一致。李壬癸師 (Li 1977a: 26) 就指出大南、萬山、馬加的丟失規律有例外。例如：

*kanə > kanə 吃

*canə > ca:nə⁽⁸⁾ 水田

*naganə > naganə 名字

這些字的 -n 尾都不丟失。上表中馬加、多納的丟與不丟，也有同樣的情形。這些紛歧，都必須理解為各方言各自的發展，而非古語中已有的特徵。反過來說，由於三種鄉語在這個變化上都相當一致（見 Tsuchida 1976: 216-218），魯凱語既不一致復多例外，我們倒懷疑這種 -n 尾之丟失，可能是魯凱受鄉群語言的影響而造成的。無論如何，這一條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第 3 條鄉語群和魯凱語保留了古南島語 C 與 C₁ 之分，是 Tsuchida (1976: 147-152) 的創獲。但是 *C₁ 只見於 6 個字，因此為 Dahl (1981: 20-21) 所反對。現在我們就檢視這 6 個例字。

古南島語	C ₁ aliS ₁₃ 繩索	C ₁ aq ₃ i 糞便	C ₁ aS ₆ iq ₈ /C ₁ aq ₃ iS ₆ 縫	C ₁ an ₁ is 哭泣	C ₁ inaS ₁₃ 食物渣	NaC ₁ əŋ 蔬菜
鄉	tresi	tʔee	t-m-eʔsi	{m-on ₁ si (tŋis-i)	ru-ŋtosə	
卡	talísi	táaʔi	t-um-ataʔísi	t-um-á-taŋi	tíŋa	natéŋə
沙	ti-ki-tali-a	tiiʔi	——	t-um-a-taŋii	ti-u-tiŋa-a	fatəŋə
魯凱馬加	tési	cké:	——	——	tŋásə	lcéŋə
魯凱大南	——	cakí	——	——	ciŋásə	lacéŋə
魯凱多納	taísi	cakí	——	——	tiŋásə	lacéŋə
魯凱霧台	——	cakí	——	——	cíŋasə	lácəŋə
魯凱萬山	caiʔi	caki	——	——	mo-ciŋaʔ-a	latəŋə

(8) 這個字可能借自閩南語。

這 6 個字當中 *C₁ 的反映可以簡列於下：

魯 凱							
鄒	卡	沙	馬加	大南	多納	霧台	萬山
t	t	t	{t- c-c-	c-c	{t- c-c-	c-t-	c-

這個觀察，和 Tsuchida 本人的了解有出入。他 (Tsuchida 1976: 148) 以為臺灣南島語中 *C 和 *C₁ 的反映應當如下：

魯 凱													
鄒	卡	沙	馬加	多納	霧台	萬山	排灣	卑南	邵	賽德	泰雅	巴則海	賽夏
*C	c	c	c	c	c	c	c	c	t	θ	s	s	s
*C ₁	t	t	t	t-c-	t-c-	c	c	c	t	θ	s	s	s

上述 6 個例字，係取材自 Tsuchida 本人，並據 Li et al 改正。這 6 個例字之中，真正有魯凱語同源字的，只有 4 個。這 4 個例字當中比較一致，而又為多數魯凱方言所共有的，是 *C₁aq₃i、*NaC₁əŋ 兩個字。這兩個字的反映前者都是 c，後者除了萬山是 t，其他也都是 c；與古南島語 C 的反映沒有不同。古南島語 C₁ 之作 t 的，在魯凱方言中，又復不一致：例如 *C₁iŋaS₁₃。如果拋開一切成見，我們沒有理由不取一致而又具多數的一讀為代表。因此，姑且不論古南島語 C₁ 之設，有無必要；即使非有古南島語 C₁ 不可，它與古南島語 C 的分別，不是魯凱語的一般情形。相反的，正由於它的讀法 (*C₁>c 或 t) 零碎而又不一致，倒極有可能是受到其他語言移借影響而造成的。

關於第 4 條，Tsuchida(1976: 127-129)一共找到了 15 個帶 *s 的例字，12 個帶 *θ(pp.129-131)的例字。他認為只有鄒語群和魯凱語保存了 *s : *θ 的分別(p. 127)：

	卡	沙	霧台	馬加	多納	萬山
*s	φ	φ	φ	s	s	φ
*θ	s	s	θ	θ	θ	s

其他的臺灣南島語都合併了。這 27 個例字，鄒語以外的同源詞並不很多。就他所舉的材料來看，臺灣各南島語的反映如下：

*s		古西部 南島語 saləŋ 松	古西部 南島語 səŋsəŋ 塞子	古西部 南島語 suNuD 緩步前移	古西部 南島語 salu 捉、取	古西部 南島語 sibu 尿	古南島語 q ₂ asiN 鹽	古南島語 əsa 一
魯凱	鄒	s-				s-	-s-	-s-
	卡	φ-				φ-	-φ-	-φ-
	沙	φ-	φ-	φ-	φ-		-φ-	
	霧台	φ-						
	馬加	s-						
	多納	s-						
	萬山	φ-						
	排灣	t-						
	阿美	c-						
	賽夏	h-				h-		
	泰雅	h-						
	布農	s-		s-				
	卑南						-s-	
	邵							
巴則海								
賽德								

*s	古南島語	古西部南島語	古南島語	古南島語	古西部南島語	古西部南島語	古南島語	古西部南島語
	busuR 弓, 矢	Ləsuŋ 臼	C ₁ aŋis 哭, 泣	N ₁ x ₁ əpis 瘦	D ₂ ələs 弓弦	baiəs 回答, 反應	-amis 甜的	bəRas 米
鄒	-s-	-s-	-s	-s				-s
卡	-φ-		-φ	-φ	-φ			-φ
沙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魯凱 {	霧台	-φ-				-φ		
	馬加	-s-		-s	-s			-s
	多納	-s-		-s				-s
	萬山	-φ-			-φ			
排灣					-t	-t		-t
阿美	-c-							-c
賽夏	-h-	-h-				-h		
泰雅		-h-						-x
布農	-s-	-s-				-s		
卑南	-s-							
邵	-t-							
巴則海	-z-	-z-				-t		
賽德		-x-						-x

*θ		古南島語 θuθu 胸, 乳	古南島語 θəpθəp 吸吮	古南島語 θiNaŋ 光線	古西部 南島語 θa(n)buŋ 賠	古西部 南島語 θauŋ 竹笠	古南島語 ŋuθuq 嘴
魯凱	鄒						
	卡			s-			
	沙	s-		s-	s-	s-	-s-
	霧台	θ-	θ-				
	馬加	θ-	θ-			θ-	
	多納	θ-	θ-				
	萬山	s-	s-			s-	
	排灣	t-	t-		t-		
	阿美	c-	c-				
	賽夏	h-					
	泰雅						
	布農	s-	s-				
	卑南	s-			s-		
	邵	t-					
	巴則海						
	賽德						

*θ	古西部 南島語	古西部 南島語	古西部 南島語	古西部 南島語	古西部 南島語	古西部 南島語
	x ₁ əθi 生存, 肉體	ŋuθ(u)ŋuθ 打鼾	kiθkiθ 剃毛	RaθRaθ 抓、搔	S ₁₃ uRaθ 梳	tapiθ 一種短裙
鄒		-s-	-s			
卡	-s-	-s-	-s	-s		
沙	-s-	-s-	-s	-s	-s	-s
魯凱 { 霧台 馬加 多納 萬山						
排灣	-t-					
阿美						
賽夏						
泰雅			-s			
布農			-s			-s
卑南						
邵						
巴則海						
賽德						

我們可以改列成以下的簡表：

魯 凱															
鄒	卡	沙	霧台	馬加	多納	萬山	排灣	阿美	賽夏	泰雅	布農	卑南	邵	巴則海	賽德
*s	s	ϕ	ϕ	ϕ	s	s	ϕ	t	c	h	h-h-x	s	s	t	z-z-t x
*θ	s	s	s	θ	θ	θ	s	t	c	h	s	s	s	t	

保留 *s : *θ 之分的，除了魯凱方言和兩種鄒語之外，還有泰雅語。以上所舉，是 Tsuchida 自己的材料，若根據李壬癸師 (Li : 1980, 1981) 最近公布的泰雅語資料，還可以作以下的補充：

	古西部 南島語	bəRas	古南島語	θəpθəp	古西部 南島語	x ₁ θ ₁ i
	米		吸吮		生存, 肉體	
古泰雅語	*buwax		(* -b)		*hii?	
泰雅 澤仁 ⁽⁹⁾	buwax		shup		hi?	
大隘	buwax		pa-siyup		hii?	
四季	buwax		p-shup		hii?	
汶水	buwax		pa-sihub		hihihihi?	
萬大	box				hii?	
賽德 湄溪	(beras)				hii?	
春陽	buwax				hii?	
平生	buwax				hii?	
松林	buwax				hii?	

把兩人的資料綜合起來看，泰雅群的反映如下：

	*s	*θ
泰雅	{h-h-s h-h-x	s-h-s
賽德	{h-h-s h-h-x	-h-

(9) 以下各泰雅及賽德方言的資料，請參看 Li 1981。

泰雅群有兩種口腔後方的擦音⁽¹⁰⁾：x 和 h，古泰雅語中也是如此。x, h 在各方言詞彙的分布，也都很一致。不過古泰雅語 *h 來自古南島語的 *h 和 *t̚ (Li 1981 : 263, 275; 李師的 *t̚ 等於 Tsuchida 的 *s)，而古泰雅語 *x 却找不出來源，似乎是泰雅群的獨自發展。我們可以暫時把 -x : -s 的問題，放在一邊。目前要注意的是：*s : *θ 之分，至少在泰雅支的字首還保存著⁽¹¹⁾。如果古南島語 s : θ 之分，是決定語言區分的重要條件，我們便不易解釋泰雅語的情形。其實正如 Tsuchida (1976 : 11) 自己說的，保留古語之分，只是一種存古現象 (retention)，它不是一個充分必要的條件。有相同的存古現象，未必就必定得屬同一次群，如泰雅之與魯凱；反過來，沒有相同的存古現象，未必就一定沒有更近的親屬關係，例如卡語和沙語有 *s : *θ 之分，而鄒語就沒有。總結起來，這一條理由也不能成立。

第 5 條，Tsuchida 提出了鄒語群和魯凱共有的 12 個詞彙，並且擬了 40 個古魯凱鄒語 (Proto-Rukai-Tsouic) 的同源字 (pp. 313-320)。這些同源字的說服力，也並不強。一種古語的同源字，理論上有兩種來源。其一，源自更早的祖語，但到此支以後，發生了新的創新 (innovations)，自此以後，其發展有與他支不同之處。其二，這些同源字，僅見於此支諸語言，不見於並時他支語言，則此種同源字可表示此支諸語言關係之密切；然而其關係究屬早期移借，抑確為同源，則殊難論定。以魯凱與鄒群語之情形而論，由於缺乏共同創新 (common innovation) 為其基礎，這 40 個同源字的性質便不易掌握。其實任何兩種相鄰接的語言，都有可能產生共有的同源字。以下我們隨手舉出一些只見於魯凱與排灣或卑南的同源字，並根據丁邦新師 (1978)、李壬癸師 (Li 1977a) 和我自己 (何 1978) 的條例，試擬其古音。

1. 魯凱大南 kavaða, 霧台 kavaðánə, 馬加 kváðni, 多納 kaváðanə, 萬山 kavaðaə < 古魯凱 *kavaðanə (Li 1977a : 40) < **kawayan⁽¹²⁾ “麻竹”；排灣三地門 kavayan, 土坂 kavayan < 古排灣 *kavayan <

(10) Tsuchida (1976) 並沒有區別這兩種擦音。

(11) 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李壬癸師以為泰雅支可能不分古南島語的 *t̚ (即 Tsuchida 的 *s) 與 *θ。

(12) 本節中的 ** 或 ***, 表示較古魯凱語、古排灣語、古卑南語更早的階段。這些更早期形式的形式，是我依據這三種古語的演變條例所擬，以便於作進一步的比較。

***ka[bw₁W₁]ayan* “刺竹”；卑南利嘉 *kawayan*，知本 *kawayan* < 古卑南 **kawayan* < ***ka[W₂W₁W₂]ayan* “大刺竹”。

2. 魯凱大南、霧台 *laməlamə* < **laməlamə* < ***NaməNamə*，馬加 *ləl̥mə*，多納 *ləamə*，萬山 *lələmə* < **lələmə* < ***NəNam*；排灣丹路、土坂 *íaməíamə*，三地門 *lamlam* < 古排灣 *íamíam* < ***NamNam* “生薑”。

3. 魯凱大南 *ilíci*，霧台 *ilici*，多納 *íci* < 古魯凱 **iLici* (Li 1977a : 61) < ***iliCi* [qʔx₁H]；卑南下檳榔 *liṭa*，利嘉、知本 *liṭáñ* < 古卑南 **Liṭaʔ* (丁 1978 : 342) < ***li* [CC₁] a [q₁₋₃Q₃] “泥”。

4. 魯凱大南 *bolavá*，霧台、多納 *bolávanə*，馬加 *blávni* < 古魯凱 **bol-avanə* (Li 1977a : 46) < ***buNawan*；卑南下檳榔 *bulawan*，知本 *vulawán* < 古卑南語 **bulawan* (丁 1978 : 343) < ***bu* [Nl₁ñ] a- [W₂W₁W₂]an “銅，銅鍋”。

5. 魯凱大南 *alí*，霧台 *ali*，馬加 *alíli* < 古魯凱 **ali* < ***[ʔqx₁H]aNi* “女友”；排灣丹路 *qali*，三地門 *ʔali*，土坂 *qali-yan* < 古排灣 **qali* < ***[q₁₋₃Q₃] a [ll₁] i*；卑南下檳榔 *ʔaliʔaliʔ an*，利嘉 *ʔaliʔaliʔán* < 古卑南 **ʔaliʔan* < ***[q₁₋₃Q₃] a [lñ] i [q₁₋₃Q₃] ʔn* “男友”。

6. 魯凱大南 *ʔicábo*，霧台 *kicábo*，馬加 *kcábu*，多納 *kacá:bo*，萬山 *pacavo* < **-cabu* < ***cabu*；排灣丹路、三地門、土坂 *cacavu* < 古排灣 **-cavu* < ***Ca[bw₁W₁] u* “綁腿、手套”。

7. 魯凱霧台 *takawkáw*，馬加 *tkokóo*，多納 *takawkaw* < **takawkaw* < ***takawkaw*；卑南下檳榔、利嘉 *kawkaw* < **kawkaw* < ***kawkaw* “鐮刀”。

8. 魯凱大南 *swáʔə*，霧台、多納 *swápə*，馬加 *sépə*，萬山 *ʔopə* < 古魯凱 **soapə* (Li 1977a : 43) < ***[Sx₂X]uap*；排灣丹路、三地門、土坂 *swapan* < 古排灣 **swap-an* < ***suap-an* “掃帚”。

9. 魯凱大南 *lamanəamá*，霧台 *lamanəmanə*，多納 *mómanə* < **manə-*

- manə < **manəmanə ; 排灣丹路、三地門 nəmanəma , 土坂 nəma-ŋa < * 古排灣 nəmanəma < **nəmanəma “事情, 事物”。
10. 魯凱大南 waba!íθi , 霧台 wabá!iθi , 馬加 obréθe , 多納 wabaíθi , 萬山 ova!isi < 古魯凱 *baLiθi (Li 1977a : 84) < balis ; 排灣丹路、土坂 mapava!it , 三地門 mava!it < 古排灣 *-vaLit < **[bw₁W₁]a[l₁]i [sθj₁] ; 卑南下檳榔 mubalis , 利嘉 muβaliβalis , 知本 muva!is < *balis < **ba[l₁Nñ] i [sθS₆] “改變, 換”。
11. 魯凱大南 wakə!áy , 霧台 wakə!ay , 馬加 ikree , 多納 wakəáy , 萬山 okə!ai < 古魯凱 *kəLay (Li 1977a : 54) < **kəlay ; 排灣丹路、土坂 kəma!ay , 三地門 pakə!ay < 古排灣 *-kə!ay < **kə[l₁]ay “懸掛”。
12. 魯凱大南 wa!ibátə , 霧台 wa!ibatə , 馬加 urbáti , 多納 waibátə , 萬山 o!ivatə < 古魯凱 *Libatə (Li 1977a : 63) < **libat ; 排灣三地門 cəma!ivat , 土坂 cəma!ivat < 古排灣 caLivať < **Ca[l₁]i [bw₁W₁] at ; 卑南下檳榔 mulipat , 利嘉 mə!aβát , 知本 !əmaVát < *məLibat < **liba [tt₁] “經過”。
13. 魯凱大南、霧台、多納 wadavacə , 馬加 odvaci , 萬山 oða:cə < 古魯凱 *davacə (Li 1977a : 79) < **ZawaC ; 排灣丹路、土坂 dəm-avac , 三地門 d-əm-avac < 古排灣 *đavac < **[D₃Z₃]a[bw₁W₁]a[C₁C] “步行”。
14. 魯凱大南 maramó , 霧台、萬山 marámo < 古魯凱 *maramo (Li 1977a : 47) < **ma Ramu [q>x₁H] ; 卑南下檳榔 ramu? , 利嘉、知本 ramúñ < *ramu? < **[Rr] amu [q₁₋₃Q₃] “脆的”。
15. 魯凱大南、萬山 maramaw , 霧台 ma:rarámaw , 馬加 ma:rámó: , 多納 ma:ámaw < 古魯凱 *m-ar-amaw (Li 1977a:67) < **mamaw ; 排灣丹路、三地門 mamaw , 土坂 pasu-mamaw < 古排灣 *mamaw < **mamaw “相似”。
16. 魯凱大南 makolay , 馬加 makúle < *makolay < **makuNay ; 排灣

土坂 *kułay*，三地門 *kulakulay* < 古排灣 **kułay* < ***[kk₁₋₂]u[Nñ]ay* “窄”。

17. 魯凱大南、霧台 *małəmə*，馬加 *marimi*，多納 *maəmə*，萬山 *małəmə* < 古魯凱 **maLəmə* (Li 1977a:67) < ***maləm*；排灣丹路、三地門 *na-ma-łum* < 古排灣 **maLum* < ***ma[l₁]əm* (同化) “熟”。

18. 魯凱大南、霧台 *madó:*，馬加 *madú:*，多納 *madoꞵó*，萬山 *maðoꞵo* < 古魯凱 **madoꞵo* (Li 1977a:46) < ***maZuRu*；卑南下檳榔 *maðəru*，利嘉、知本 *maðəru* < 古卑南 **maðəru* (丁 1978:375) < ***ma[dD₃jZ]ə[rR]u* “煮熟的”。

這些都是常見的一些詞彙。這些詞彙都能在大部分的魯凱、排灣、卑南方言中找到。音韻的對應也很規則。請問，我們怎樣對待這一批「同源字」呢？Tsuchida 所舉的 40 個同源字，在鄒群和魯凱方言中的分佈，頗為參差。下面是簡單的統計：

鄒	卡	沙	霧台	馬加	多納	萬山	大南
20	24	26	4	26	11	31	
			9	3	6		8

統計數字第一欄是根據 Tsuchida 的材料，第二欄則又根據李壬癸師 (Li 1977a) 的材料加以補充。可以看得出來，鄒語群一般只保存了這些字的一半多一點，而魯凱語中較為保守的方言，霧台和大南 (Li 1977a)，數字非常的低。數字較高的，却是位置上較接近鄒群的所謂「下三社」方言，即馬加、萬山、多納。如果我們堅持這些同源字來自古魯凱鄒的話，這實在不是一個易解的現象。

其次，這 40 個同源字的認定，也有一些問題。現在略述如下。

第一，有的詞彙，並不是魯凱與鄒群語同源，而應與其他臺灣南島語同其演變，例如：

1. 古魯凱鄒 *bəCugu* “飽”：卡 *ma-vəcərékə*；沙 *ma-vacuku*；魯凱大南 *mabocoko*，霧台 *mabocoka*，萬山 *ma-vucuku*，*mavocoho*。魯凱方言中，Tsuchida 只記錄了萬山，作 *ma-vucuhu*。Li (1977a:52) 擬的古魯凱是 **mabocoko*，應來自更早的 ***buCuku* 或 ***buCuku*。卡語的

-ər- 在此是一個費解的成分，Tsuchida以爲是一個中加成分(infix)。這個字卑南的三種方言爲：下檳榔 buTəkər、利嘉 BuTəkər，知本 vəTəkər，丁邦新師（丁 1978:377）擬的古卑南語是bəTəkər，應來自更早的 ***bə[CC₁]əkər*。卡語的 -ər- 可能與卑南語有關，元音的對應上也與沙語或魯凱不類，反與卑南相同。此外古魯凱鄒 **bəCugu* 的擬測也有問題。因爲 **g* 在魯凱仍是 *g*，不會變 *k*。如果要切實照顧魯凱方言的反映，似應擬成古魯凱鄒 *bəCuku*。

2. 古魯凱鄒(ɬ)apana[y]i，古魯凱鄒(n)apaɬa[y]i “玉蜀黍”：鄒 pohe；魯凱霧台 lapánay，馬加 lpá:ne，多納 ɬapánai。魯凱諸方言中，Tsuchida 記錄了馬加和多納，李壬癸師記錄了霧台和馬加。李師（Li 1977a:46）的古魯凱是 *lapanay*，係來自更早的 ***ɬapanay*。鄒的 pohe，據 Tsuchida 的解釋係經過以下的程序而來：pohe < 前鄒 (Pre-Tsou) apáhai < 古鄒 (Proto-Tsouic) apáɬa[y]i。魯凱字中的 *n* (< **n*) 並不對應於鄒的 *h* (< **ɬ*)。所以他爲這個字擬了兩套形式，以說明兩種語言中不同的演變。然而這個字又見於排灣語方言：三地門、土坂 íapanay，其古語 íapanay 正來自 ***íapanay*。這個字應該是魯凱與排灣同源。

第二，若干同源字，也能在其他臺灣南島語中，找到相同的音韻演變。例如：

1. 古魯凱鄒 kubaw “穀倉”：卡 kuváu；沙 kuva-a；魯凱馬加 kbóo，萬山 kuva、霧台 kobáw。霧台係據 Li (1977a) 的資料而補。這個字又見於排灣：三地門 kubaw，土坂 kuvkuv，筏灣 kubav。
2. 古魯凱鄒 ɬa “和”：鄒 ho；沙 ɬa；魯凱萬山 ɬa。Li (1977a) 記錄了以下的魯凱方言：大南、霧台、馬加、多納、萬山 ɬa (< ***Na*)。這個字又見於卑南知本 la (< ***Na*)。

第三，若干同源字，在魯凱諸方言另有語義相同的通行字。那麼原來的這個「同源字」，就有可能是移借而來的後起字。例如：

1. 古魯凱鄒 dəŋəhə “耳垢”：卡 pi-cəŋə-cəŋər-a；沙 pi-cəŋə-cəŋər-a；

- 魯凱馬加 a-dəŋ-dəŋə-a、萬山 u-ta-dəŋə-dəŋə?-aaə。據李師所記 (Li 1977a:49) 這個字五種魯凱方言一致通用的是，大南、霧台：ləkə，馬加 líki，多納 lə-ləkə，萬山 ə-ləkə < 古魯凱 ləkə。Tsuchida 所輯的魯凱方言只有兩種，而這兩種方言又別有其他的通行字。同時馬加和萬山的古語形式應為古魯凱 dəŋədəŋə? (< **ZəŋəZəŋəR)，因此古魯凱鄒的 dəŋəRə 應改為 ZəŋəRə。古魯凱鄒的 Z 在卡語、沙語都是 c。
2. 古魯凱鄒 q₂aɪq₂a[DZ]aŋə “肩”：卡 ʔaniʔacáŋə；沙 aɪasa；魯凱萬山 aɪadaŋ-aaə。這個字只見於一種魯凱方言。據李師 (Li 1977a) 所記，魯凱各方言另有一通行語：大南 tabalaŋa；霧台 tabalaŋá:nə，馬加 tbaɪáni，多納 tabalaŋáʔanə，萬山 tavalanaʔaə < 古魯凱 tabalaŋaʔanə。
 3. 古魯凱鄒 qaputu “石頭”：鄒 pútu；卡 ʔapútu；魯凱萬山 aputu。據李師所記 (Li 1977a:73)，魯凱方言另有兩個通行較廣的詞彙：古魯凱 Lənəgə > 大南 Lənégə，霧台 Lénégə，馬加 rnigi，多納 ənégə，萬山 Lənəhə；古魯凱 ʔalapi > 馬加 alápi，多納 ʔalápi。
 4. 古魯凱鄒 q₁əbəŋə “小孔，小洞”：卡 ʔəvəŋə；沙 ʔəvəŋə；魯凱萬山 əvəŋ-aə。魯凱語另有兩種同義形式：古魯凱 baroŋolo > 大南 baroŋ-olo，霧台 baroŋolo；古魯凱 mawboŋo > 馬加 mobúŋu，多納 mawbóŋo。
 5. 古魯凱鄒 ramuCu “手”：鄒 mucu；卡 ramúcu；沙 ramucu；魯凱萬山 rumuCu，魯凱語另有通行語為古魯凱 aLima > 大南 aLimá，霧台 aLíma，馬加 aríma，多納 aíma，萬山 aLima。
 6. 古魯凱鄒 S₁₆i “因為”：卡 si；魯凱馬加、多納 si。據 Li et al (forthcoming) si 在馬加、多納似表 “和，與” 之義。表 “因為” 者分別為：makási 和 nikwá:li。
 7. 古魯凱鄒 tukulu “心”：鄒 tɔuhu；卡 tukúnu；魯凱馬加 a-túklu。據李師所記 (Li 1977a:55)，這個字另有兩種通行形式：古魯凱 avava > 大南 avavá，霧台 avá:va；古魯凱 kiDəDəmə > 大南 kiDəməDəmə，

霧台 kiDəməDəmə，馬加 kDiDimi，多納 kiDəDəmə，（萬山 ʔidə-dəmə）。

這一類例字的另一特色是：魯凱語具有所謂「同源字」的方言，多半只有一兩個，而且尤以下三社的萬山為多。換句話說，這些同源字的區域色彩極重。

在檢討了詞彙的證據之後，我們得到這樣的印象：魯凱語與鄒群語言之間，可能有一些相同的詞彙。然而因為缺乏「共同創新」為其基礎，這些共有的詞彙的性質，還很難說定。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不見於較保守的魯凱方言，也至少有一部分區域色彩甚濃。剩下的那些，在面對另一批「排灣—魯凱—卑南」的共有詞彙的對照之下，是不是一定能夠得出「古魯凱鄒」的結論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了。

現在來討論 Tsuchida 的第2條理由。所有的魯凱方言和三種鄒語都有回響元音，在臺灣南島語中，這是獨特的現象。魯凱語的回響元音必須是音位性的，而且已存在於古魯凱語的時期（參看 Li 1977a:8-9, 25-26）。然而根據李壬癸師的意見（Li 1977a:26），除了下三社的三種方言外，其他方言的基式（underlying form）中，並不需要設定回響元音，尤以大南方言為然。所以他認為回響元音是一種「語音特徵（phonetic feature）」（Li 1977a:25）。其實，下三社中回響元音之為「音位性（phonemic）」，也許只是部分現象。李師認為必須是音位性的理由，主要是看到下列的情形⁽¹³⁾：

1. 在萬山，o-ʔipi “數（過去式）”和 o-ʔipi “夢（過去式）”的祈使式分別是 o-ʔip-a 和 ʔipi-a，前者的「回響元音」消失，而後者則否，因此基式中當有分別。（Li 1977a:9）
2. 古魯凱 baləbalə “竹子”和古魯凱 bələbələ “香蕉”在今天馬加分別是 bləblə 和 blibli，如果回響元音非音位性，不易解釋這兩個字的歷史演變。（Li 1977a:25-26）

所謂「回響元音」，和一個字詞幹中原來就具有的元音是不容易分清的。但是「語音上」不容易分清，「音位上」有時仍能看得出來。萬山的重音都在第一音節（Li 1977a:8），因此字尾的回響元音更不容易看出來。不過 o-ʔipi “數（過去式）”和 o-ʔipi

(13) 另參李壬癸師（1971），不過該文並沒有舉出具體的理由，說明何以馬加的回響元音必須是音位性的。

“夢（過去式）”字尾的 -i，恐怕都不是回響元音。請看下列的同源詞反映（Li et al forthcoming）：

	數	夢
魯凱大南	wa-síʔi	wa-siʔí
霧台	wa-á-sipi	wa-sípi
馬加	u-sípi	u-sípi
多納	wa-a-sipi	wa-sípi
萬山	wa-ʔipi	o-ʔipi
布農	sipul	
排灣	s-əm-upu	spi
賽夏	(sa)səpəL	ʔi-fipiʔ
賽德平生	sməpug	m-səpi

“數”的古臺灣語(Proto-Formosan)可能是SipuR, “夢”的古臺灣語可能是Səpi⁽¹⁴⁾。萬山的詞尾附加過程，也許有不易理解的地方，但是如果以上同源字的舉證大致可信的話，這種附加過程，至少在李師所舉的例子之中，似乎和回響元音之設立無關。不過我並不是要否定回響元音的存在，正如李師指出的：如果古魯凱語沒有回響元音，何以解釋現代方言一致都有回響元音的事實（Li 1977a:25）⁽¹⁵⁾？我們所要澄清的一點是：回響元音即使在下三社方言裡，也不一定是音位性的。換句話說，回響元音是一種「語音特徵」。它是一條淺層的規律，並沒有嚴重的影響到一個語言的音韻結構。如果它是一種音變的話，那麼魯凱和鄒語共有的，只是一種語音創新（phonetic

(14) 承李壬癸師示知：「古南島語也是 *Səpi。古臺灣語早於古魯凱語，古臺灣語是 *Səpi，古魯凱語却是 *sipi。」古臺灣語的 -ə-，在古魯凱語變成 -i-，是特別的現象；也許是受字尾 -i 的同化所引起的。那麼字尾的 -i，就更不會是後起的回響元音了。又三校時復承示：「Benedict 把夢字擬作 PAN *Supi。」讀者可以參考。

(15) 過去許多學者都作此假定：如果每支羣的每一方言都有相同的語音演變現象，這種現象便可推至古語。然而語言分成不同的方言之後，常有平行而獨立的演變。例如泰雅羣各方言就有很多這種分化多年後才發展的共同演變規律（參見 Li 1982b:186）。因此，魯凱方言的回響元音，便有可能是方言分裂之後才共同發展的，也有可能是由鄒語羣逐漸擴散而來的區域特徵。以上的意見，承李壬癸師賜告。師意似乎對古魯凱語的回響元音的設立，採取更為中立的看法。

innovation)，不是音位創新 (phonemic innovation)。對於區分語言，它當然具有價值。但是既然它是淺層的音變，我們就不能排除古魯凱語受到古鄒語語音影響的可能。最後我的結論是：如果只有這條理由的話，他的證據還是不夠的。

三、句法上的比較

在上一節裡，我曾提出一些詞彙上的證據，來說明魯凱與排灣群語言的聯繫。在此我要重申兩點。第一，我無意否定魯凱有自排灣群語言借入詞彙的可能。第二，基本詞彙的統計法，並不是一個區分最好或唯一的辦法，它可以是諸多標準中的一個。尤其這個辦法碰上早期借字的問題時，便顯得無能為力。因此在詞彙的證據之外，我覺得還應該從句法、音韻的現象，多作比較。不過，前人在這方面所提的證據，似乎只有回響元音一條可用，而說服力又並不很強。因此在這一節和下一節裡，我打算廣泛的比較句法和音韻的現象，以作進一步的檢討。本節先談句法方面的比較。

鄒語的詞序，在臺灣南島語中是很特別的。一個句子的起首⁽¹⁶⁾，往往是助動詞，然後繼之以 VOS 的結構。Starosta (1967:4) 曾先提出鄒語的詞組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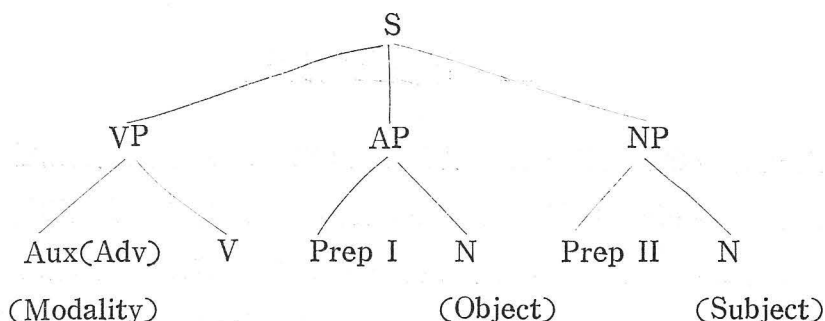
$$\begin{aligned} S &\rightarrow VP(NP)(AP) \\ VP &\rightarrow Aux(Adv) V (AP)(AP)(AP)(AP) \\ AP &\rightarrow (Prep I) NP \\ NP &\rightarrow (Prep II) \left\{ \begin{matrix} N(Attr) \\ S \end{matrix} \right\} \\ Attr &\rightarrow \underline{no}, NP \\ &\quad (Prep I - non-subjects, Prep II - subjects) \end{aligned}$$

繼而他 (1969:442) 又修改如下：

$$\begin{aligned} \Sigma &\rightarrow \left\{ \begin{matrix} (conj) \Sigma^n \\ S \end{matrix} \right\} \\ S &\rightarrow VP(PP)(PP) \\ VP &\rightarrow Modality (Adv) V(PP)^n \\ PP &\leftarrow (Prep) NP \\ NP &\rightarrow \left\{ \begin{matrix} N(PP) \\ S \end{matrix} \right\} \end{aligned}$$

(16) 本節所論，都指帶動詞組 (VP) 的句子。同位句或對等句 (如 $S \rightarrow NP NP$) 的結構，鄒、魯凱、排灣殊無二致，因此不加討論。

Starosta修正後的詞組律較為完整和嚴謹，但是無論是第一次的詞組律或修正後的詞組律，Aux 或 Modality 都是句首的必要成分。鄒語的一個句子，因此可以展開如下式：



不過其中 AP 與 NP 的位置，並不一定不變，兩種詞組律都表現了這種特點。因此鄒語的詞序大致是 Aux-VOS 或 Aux-V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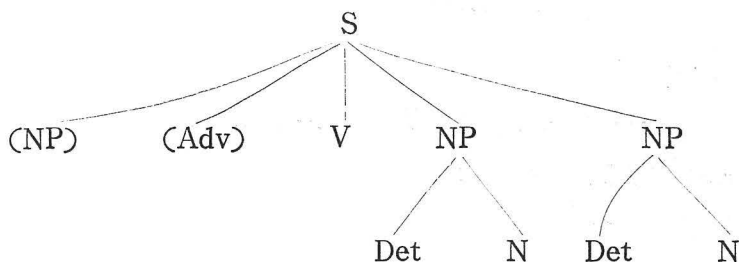
魯凱語的詞組律，據李壬癸師 (Li 1973:67-70) 的研究，應如下式：

$$S \rightarrow \begin{cases} (NP)(Adv)V(NP)(S)(NP)^n(PP)^n \\ NP \sim NP \end{cases}$$

$$PP \rightarrow P \sim NP$$

$$NP \rightarrow (Det (Num)(Adj)) N (NP)^n$$

一個語句展開的情形是：



李師認為魯凱語是種動詞居首 (verb-initial) (Li 1973:70) 的語言⁽¹⁷⁾，至於動詞之後的賓語和主語，其次序並無固定。因此魯凱語的詞序大致是 VOS 或 VSO。

排灣語的詞組律，根據我個人 (何1981) 膚淺的觀察，似乎如下：

(17) 語句中，在動詞 (V) 之前的名詞組 (NP)，大都是主題化名詞組 (Topicalized NP)，是經過變形產生的，並不代表基本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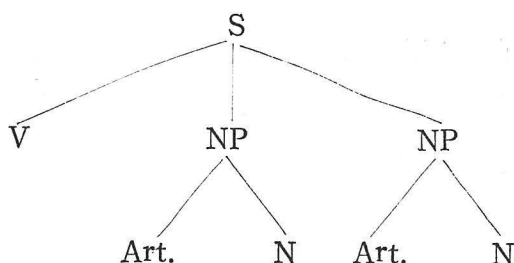
$$S \rightarrow \begin{cases} VCNP(NP)^4 \\ NP \ NP \end{cases}$$

$$NP \rightarrow (NP) \begin{cases} N \\ S \end{cases}$$

$$V \rightarrow [+V\{+AF, +OF, +RF, +IF\}, +_A(D)(O)(L), \pm pres., \pm prog., \pm act., \dots]$$

$$N \rightarrow [+N, \pm Art., \pm Pron., \pm per., \pm def., \dots]$$

一個帶名詞組的語句展開並經過若干演變程序後，其表層結構大致如下：



排灣語中，動詞之後主語、賓語的次序也並不固定。可以說，它大致也是VOS或VSO的語言。

以上三種詞組律所代表的層次並不一致，不過展開之後，我盡量在接近表層的位置來作比較。在這個比較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魯凱和排灣都是動詞起首的語言。鄒語則在動詞之前，又多了一個句法範疇（syntactic category）：Aux 或 Modality。請注意，鄒語句首的 Aux 或 Modality 並不等於魯凱動詞之前的 Adv；因為鄒語另有動詞前的 Adv，Starosa (1967, 1969) 的兩種詞組律都很明白的指出來了。

我在第二節曾經指出了 Ferrell (1974) 的缺點。我認為，結構詞的觀察，仍然是有其重要性的，但是不能孤立來看。本節一方面從句法關係，一方面從〔±屬人〕之徵性，來比較臺灣諸南島語，並附菲律賓的塔加洛語(Tagalog)於後。其所取材，主要是 Starosta 1974, Tsuchida 1976, Li 1978a, Ferrell 1974, Ramos 1971, Chen 1982, Jeng 1977, 何 1981, 1982 和我自己的一些觀察。

	阿美	噶瑪蘭	巴則海	邵	賽夏	賽德	塔加洛
主格 ⁽¹⁸⁾ ：〔一屬人〕	ya	a, wa ya	} ki	na s(a) ti	} ϕ	} ka	} aŋ
〔+屬人〕	ci	ti					
〔一可見〕							
〔+可見〕							
受格：〔一屬人〕	tu	tu	} a, u	tu s(a)	} ka		} ŋ
〔+屬人〕	ci	ci					
〔一可見〕							
〔+可見〕							
屬格：〔一屬人〕	nu	na	} ni	a, ya wa	no		
〔+屬人〕	ni	ni			ni		
位格：〔一屬人〕	} ʔi	} ϕ (ta... ...na)	} di	} ʔi	ray kah		} sa
〔+屬人〕							
〔一定向〕							
〔+定向〕							
主題化符號	ʔu	ϕ	ka	ϕ	ϕ	ka	ay
同位符號	ku	a					
修飾符號	ʔa	a, wa ya	a	a, wa ya	ϕ	ϕ	ŋ
工具格符號		tu	ϕ		noka		
相與格符號		ta			ki		

(18) 表中各種結構詞的一般英文術語依次如下：主格, Nominative; 可見, visible; 受格, Accusative; 屬格, Genitive; 位格, Locative; 定向, directional; 主題化符號, Topicalizer; 同位符號, Equational marker; 修飾符號, Attributive marker; 工具格符號, Instrumental marker; 相與格符號, Comitative marker。

	鄒	卡	沙	魯	凱	排灣	卑南
主格：〔－屬人〕		} sua sa si	} ka a	ku	a	a,na ni	
〔＋屬人〕				ka	ti	i,na	
〔－可見〕	ʔo,na-co						
〔＋可見〕	ʔe,ta si						
受格：〔－屬人〕		} sua sa	} na ka	kia,	ta	za kona,	
〔＋屬人〕				ka,sa (非特(特指) 指)	ʔai	nina	
〔－可見〕	to,no nca						
〔＋可見〕	ta						
屬格：〔－屬人〕	} no, ci				na	za, nina	
〔＋屬人〕					ni	ni	
位格：〔－屬人〕	} na	} na	} na		i	i, nina	
〔＋屬人〕					ti	kani	
〔－定向〕							
〔＋定向〕					ʔa(kai) {ʔakila, twalay		
主題化符號	φ			φ	φ		
同位符號	ci			sa, ka,	a		
修飾符號	ci,no			φ,ka	a		
工具格符號				ara			
相與格符號	ho						

上表的觀察，有幾點可以一說。第一，鄒語是唯一分別〔±可見〕的語言。它於〔±可見〕之中，復分近指、中指和遠指 (Tsuchida 1976:94)。第二，魯凱和噶瑪蘭分別〔±定向〕，但是魯凱語的結構詞與動詞同形 (Li 1973:122)，它們可能是從動詞衍化而來，噶瑪蘭的情形則不太清楚⁽¹⁹⁾。第三，泰雅群的賽德語不分別〔±屬人〕，與它相鄰的巴則海也是如此。此外，所有的排灣群，包括魯凱在內，都有這種分別。第四，在格關係的表現上，魯凱和賽德都沒有表屬格的結構詞。不過賽德語除了主格外，它沒有所有的格關係詞，因此特別的是魯凱。魯凱也沒有獨立的屬格代詞，這一點我們在下文還會看到。

Ferrell (1979:201, 1974) 曾經列舉了臺灣南島語焦點變化中動詞的幾種附加形式，其中鄒語、魯凱和排灣的情形，經我們校正如下：

	鄒	魯 凱	排 灣
主事焦點 (Agent Focus)	-m-	$\phi, u(a)-$	-əm-
受事焦點 (Object Focus)	-i	-an	-ən-
指示焦點 (Referent Focus)	-a	ta-...-an	-an-
工具焦點 (Instrument Focus)	-(n)eni	sa-.....	si-

Tsuchida (1976) 認為鄒語的受事焦點是 -a，指示焦點是 -i，與 Ferrell 正相反。我暫時採用 Ferrell 的分法，因為這樣比較符合歷史的演變。

J. Wolff (1973: 73) 曾經討論過南島語的動詞變化，並且認為動詞焦點變化的古南島語原始形式是：

主事焦點	受事焦點	指示焦點	工具焦點
-um- m-	-ən	-an	-i

他的觀察，驗之於臺灣南島語，大體相符。但是臺灣南島語中工具焦點却有明顯的兩系（雅美、塔加洛兩種菲律賓賓系語言附作比較）：

(19) 承李壬癸師示知：「噶瑪蘭的結構詞，似非從動詞衍化而來。」

	si- 系	i- 系
阿 美	sa-	
布 農	-is	
排 灣	si-	
賽 夏	si-	
邵	sa-	
魯 凱	sa-	
泰 雅	sə-	
賽 德	sə-	
巴 則 海	si-...-i	
卑 南		i-
費 佛 朗		i-
(雅 美		i-)
(塔 加 洛		i-)

動詞焦點屈折的觀察，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鄒語的工具焦點形式既非 si- 系，又非 i- 系，而是非同源的 -(n)eni。沙語工具焦點的形式也和鄒語相似，可以參看 Ferrell 1979:201。第二，鄒語的 -i, -a 顯然是分別由 -in (<en<ən) 和 -an 丟失了字尾 -n 而來的。附加成分字尾 -n 的消失，與上一節所討論的一般非重音 a 之後的 -n 尾消失，是平行的音韻現象。這種現象，魯凱並未發生，可以作為上一節反對 Tsuchida 魯凱歸鄒說第 1 條理由的一個旁證。第三，魯凱的主事焦點變化，不見於其他臺灣南島語；受事焦點、指示焦點的後加成分合併，而於指示焦點另增前加成分 (ta-) 以為補償，這兩點都是魯凱語構詞上的特色。

人稱代名詞系統的發達，是南島語重要的句法特徵之一。在南島語言中，人稱代詞不但因其語法關係有不同的形式；即同樣的語法關係，也還有獨立代詞 (independent pronoun) 和附加代詞 (dependent pronoun) 之分。以下是臺灣南島語人稱代名詞分佈的情形：

	獨 立 代 詞				附 加 代 詞			
	主格	受格	屬格	位格	主格	受格	屬格	位格
鄒	+				+	+	+	
沙	+				+		+	
卡	+				+		(+)	
魯 凱	+	+			+		+	
排 灣	+	+	+	+	+	+		
布 農	+	+	+			+		
卑 南	+	+	+		+			
阿 美	+	+					+	
噶瑪蘭	+	+	+		+		+	
邵	+	+	+		+	+		
巴則海	+	+	+		+			
賽 夏	+	+	+					
泰 雅	+	+	+		+		+	
賽 德	+	+	+		+		+	
(雅 美	+		$\underbrace{\hspace{1.5cm}}$ +		(+)			)
(塔加洛	+	+						)

上表主要的依據是小川與淺井(1935), Tsuchida (1976), Li et al (forthcoming), Li (1973, 1978a)、何(1981, 1982), Ramos (1971)。這個表最明顯的一點是：鄒群諸語(鄒、卡、沙)獨立代詞僅有一組，是臺灣南島語中最特別的。排灣語也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他是唯一分別位格的語言。這種分別，在與他鄰近的排灣群語言中，如卑南語，也不曾見到。因此，位格獨立代詞的分別，可能只是排灣語個別的一種發展；不像鄒、沙、卡僅有一組主格的獨立代詞一樣，具有族群特徵的意義。試比

較兩種泰雅群的語言，泰雅和賽德，代詞系統完全相同，顯示代詞的類型，應有相當的意義。從人稱代詞的類型上看，無疑的，魯凱的排灣群特色是很明顯的。

附帶比較的塔加洛語，沒有附加代詞，可以代表菲律賓南島語中的一種類型。雅美附加形式，僅有主格的第一人稱多數涵格 (inclusive) 一個而已，它也許和塔加洛同一類型。

以上我們觀察了四種重要的句法現象：詞序、結構詞系統、焦點變化和人稱代詞的類型。在這四種現象當中，鄒語始終獨樹一幟，自具特色⁽²⁰⁾。魯凱語在某些地方，也有其個別的特殊發展，例如：沒有屬格符號，受事焦點、指示焦點差別的轉移，主事焦點的特殊附加成分等；不過大體而言，它仍相當接近排灣群的語言。至少，我們看不出魯凱語的特殊發展，和鄒群諸語在這四方面所表現的獨特類型，有前後相承的關係。

四、音韻上的比較

本節繼續作音韻的比較，有兩點必須先為說明。第一，前文已檢討過回響元音的問題。由於對回響元音的解釋可以不只一個，因此本節作結時，仍以之為重要音韻條件之一。第二，臺灣南島語言有許多語音上的「區域特徵」(areal features) (見李1978)，由於它們是「語音上」的特徵，地域性又極明顯，自然不能以之為區分親屬關係的條件。本節檢討的重點有二：一為音位的類型，一為歷史的演變。現在先作類型的觀察，為了避免受到語音層次的干擾，此地所用各語言，盡量根據已得知的古語系統，並於必要時補充現代方言的語音說明；其無古語系統刊布者，則酌選現代方言以為代表。其中已有古語系統可據或已知其歷史演變規則的，為：泰雅、賽德 (Li 1981)，鄒、卡、沙 (Li 1972, Tsuchida 1976)，魯凱 (Li 1977a)，排灣 (何1978)，卑南 (丁1978)，邵 (Li 1976b)，賽夏 (Li 1978b)，噶瑪蘭 (Li 1982)，尚無古語系統可據的語言，其現代方言資料出處為：布農、巴則海 (Tsuchida 1976)，阿美 (Tsuchida 1976, 何 1982)。為了避免繁瑣，各語言的音韻現象，不再一一寫出。以

(20) 承李壬癸師賜告：Starosta (1983) 也討論了鄒語的獨特句法現象；他認為其它臺灣南島語大致有共同的句法演變，而鄒語最為特別，進而主張：鄒語應在其它臺灣南島語 (即傳統所謂泰雅羣與排灣羣) 之外，獨立為一語支 (即鄒羣)。李師本人近亦發現在音韻與詞彙上，泰雅羣與一些排灣羣語較為接近。

下僅就相關部分，粗為羅列而已。

音位類型上的觀察，在輔音方面，可分唇、舌和舌根以後三個部位分開來看。唇音部分比較如下。

	p	b	m	v	f
泰雅群	+	+	+		
鄒	+	(t)	+	+	+
卡	+		+	+	
沙	+		+	+	
魯凱	+	+	+	+	
布農	+	+	+	+	
排灣	+	+	+	+	
卑南	+	+	+		
邵	+	(t)	+		+
賽夏	+	+	+		
巴則海	+	+	+		
阿美	+		+		+
噶瑪蘭	+	+	+		

諸語可分成兩類：

1. 三唇音類型：泰雅群（包括泰雅與賽德，下同），卡、沙、卑南、邵、巴則海、阿美、噶瑪蘭。
2. 四唇音類型：鄒、魯凱、布農、排灣。

鄒語的 b ([ɣb])，是後起的發展（見 Tsuchida 1973），邵語的 b([ɣb])，則可能借自布農（見李1978），可以暫不計入。三唇音類型中的三個唇音 p、b、m，多來自古南島語的 p、b、m。四唇音類型所多的一個唇音 v⁽²¹⁾，則來自古南島語非音節性的 u（或

(21) 古南島語各音位在臺灣南島語中的發展，請參看下文歷史演變部分的說明。

半元音 w)，如鄒語、魯凱、布農、排灣；其中排灣部分方言也有來自古南島語 *b 的痕迹。具有四唇音的四種語言，雖然地理位置彼此鄰近，有自成一類之勢，但對本文的討論，並沒有決定性的意義。

舌尖音可分舌尖前、舌尖後與舌面三組觀察：

	t	d	s	n	c	ʈ	ɭ	z	r	θ	ð	t̚	d̚	l̥	l̥̥	ɰ	ɰ̥	ɰ̥̥	ɰ̥̥̥
泰雅群	+	+	+	+	+		+		+										
鄒	+	(t̚)	+	+	+			+	+										
卡	+		+	+	+		+		+										
沙	+		+	+	+	+	+		+										
魯凱	+	+	+	+	+		+		+	+	+		+	+					
布農	+	+	+	+	+		+				+								
排灣	+	+	+	+	+			+	+				+	+	+	+	+	+	+
卑南	+	+	+	+			+		+			+	+	+					
邵	+	(t̚)	+	+		+	+		+	+	+								+
賽夏	+		+	+			+	+	+					+					+
巴則海	+	+	+	+			+	+	+										
阿美	+		+	+	+	+	+		+										
噶瑪蘭	+		+	+			+	+	+										

鄒語和邵語的 d([ɽd])，也分別是後起和移借而來（見 Tsuchida 1973，李 1978），可以暫不計入。

舌尖音方面，各語言可分成三個類型：

1. 只有舌尖前音：泰雅群、鄒群和排灣群的布農、巴則海、阿美、噶瑪蘭。
2. 兼有舌尖後音的：魯凱、排灣、卑南、賽夏。
3. 兼有舌面音的：排灣、賽夏、邵。

其實有舌面音的，還有泰雅群、布農、阿美等的 [ʃ]；不過這些語言不分別 /s/ 和 /ʃ/，可以將 [ʃ] 寫成 /s/。又阿美的 /l̥/，語音上是舌尖後閃音的 [ɭ̥]，噶瑪蘭的 /l̥/

是舌尖濁擦邊音，從他們本身的音韻結構來看，寫成 /l/ 可能比較適當。上表2、3兩類除了魯凱之外，都是排灣群的語言；鄒群的語言都沒有舌尖前濁塞音 d，魯凱有 d 復有 d；都可看出魯凱遠鄒而近排灣的特色。

也許有人會以為魯凱之具有第 2 類特點，乃是因為與排灣、卑南相鄰，受其影響才有的一種「區域特徵」。這種質問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本文的「音位類型」的觀察，是從整個音位系統著眼的：

	唇 音	舌 音 尖	舌根以後音	總 數
泰 雅 群	3	7	7	17
鄒	4	6	4	14
卡	3	6	4	13
沙	3	7	3	13
魯 凱	4	11	4	19
布 農	4	7	4	15
排 灣	4	12	4	20
卑 南	3	9	4	16
邵	4	10	5	19
賽 夏	3	8	4	15
巴 則 海	3	7	6	16
阿 美	3	7	5	15
噶 瑪 蘭	3	6	5	14

如果魯凱與排灣「音類(音位)」上相差懸殊，也就是說他們的音位在類上並不相當，却具有相同的一套特殊的語音，那麼自然有可能是其中之一受到了另一語言的語音影響，而形成了區域特徵。現在的情形却不是如此。魯凱已有一套舌尖前的 d 和 l，它之另有 d 和 l，乃是類上之本然。縱或有人堅持這兩類之音值為 [d] 和 [l] 是受排灣語的影響，但這兩類既與 /d/ 和 /l/ 有別，則仍然不能不令人承認，這是魯凱語音韻組織的內部已有的分別。在這一點上，魯凱同樣和排灣、卑南等語比較接近。至少如

果音位的類型與數目，能反映音韻結構上的特點和關係的話，鄒、卡、沙是絕對不能和魯凱歸在一起的。三種鄒語所有的輔音的類，是臺灣南島語中最少的。

舌根以後音，可以分舌根、小舌、咽喉三組。其中咽喉音包括咽頭音 (pharyngeals) 和喉音 (laryngeals)，例如阿美的 ʔ，便是咽頭音，泰雅群和巴則海的 h，也是咽頭音。不過有些作者所用的 ʔ、h 究竟是咽頭音還是喉音，還不十分清楚，我們還不能掌握這種分別在類型上的意義，因此暫時合併在一起觀察。

	k	g	ŋ	x	R	q	h	ʔ	ʔ
泰雅群	+	+	+	+		+			
鄒	+		+				+(22)	+	
卡	+		+				+	+	
沙	+		+					+	
魯凱	+	+	+					+	
布農	+		+				+	+	
排灣	+	+	+			+			
卑南	+	+	+				+	+	
邵	+		+			+	+	+	
賽夏	+		+				+	+	
巴則海	+	+	+	+			+	+	
阿美	+		+				+	+	+
噶瑪蘭	+		+		+	+		+	

舌根以後音，就我們相關的問題而言，有兩點可說：一是魯凱與三種鄒語都沒有小舌音，一是魯凱與排灣、卑南、巴則海都有 g。下文將可看到，在歷史的意義上，後者要比前者重要。

(22) 承李壬癸師賜告：「鄒語各方言的 /h/，語音上是舌根音 [x]，不是喉音 [h]，董 (1964)、土田 (Tsuchida 1976) 都以 h 符號代表。」李師本人 (Li 1979) 也沿用 h 未改。這個音寫作 /h/ 或 /x/，對音韻分析沒有什麼影響，現在仍作 h，以便和已著錄的文獻相配合。

半元音和元音的問題，比較簡單，這裡就不深論了。

接下來從音韻的歷史演變來作觀察。學者們對古南島語音韻系統的了解，目前還處在摸索的階段；一些新的語料，或是新的解釋，都會使既已得出的古音系統作或多或少的改變。此地所用的古語系統，是 Dahl(1981) 最近所提出的。這不但是個最新的系統，在取材上，它也是到目前為止最廣的。現在就根據這個系統來作比較，首先先把演變的結果列出⁽²³⁾。未標方言各語所據方言的出處，請參看 Dahl 原書的說明；其中布農語的兩種方言 Ishbukun 和 Takituduh 本文分別稱為布農一和布農二，泰雅、賽德、排灣、卑南、邵、賽夏、噶瑪蘭諸語據新出資料，魯凱語的五種方言則如前文。

古南島語	p	b	m	t ₁	d ₁	n	θ	t ₂	d ₂	S ₁	S ₂	d ₃	ʔ	l
泰雅汶水	p	b	m	t	r	n	h	t/c/l	r-	s	h	r	l	ϕ
賽德南豐	p	b	m- -ŋ	t- -c	d--c	n	h	c	d--c	s	h	d--c	l	r
鄒	p	f	m	t	c	n	s	c	c	s	ϕ	r--c	h	r
卡	p	v	m	t	c	n	s	c	c	s	ϕ	c	n	l
沙	p	v	m	t	s	n	s	c	s	ϕ	ϕ	s--c	ʔ	l
魯凱大南	ʔ	b	m	t	ɖ	n	θ	c	ɖ	s	ϕ	ɖ	l	ʔ
霧台	p	b	m	t	ɖ	n	θ	c	ɖ	s	ϕ	ɖ	l	ʔ
馬加	p	b	m	t	ɖ	n	θ	c	ɖ	s	ϕ	ɖ	l	r
多納	p	b	m	t	ɖ	n	θ	c	ɖ	s	ϕ	ɖ	l	ϕ
萬山	p	v	m	t	ð	n	s	c	ð	ʔ	ϕ	ð	l	ʔ
布農一	p	b	m	t	d	n	s	t	d	s	s	d	n	ϕ
布農二	p	b	m	t	d	n	c	t		s	s		n	ϕ
排灣土坂	p	v	m	t	ɖ	n	t	c	j	s	s	ɖ	í	l

(23) 這裡所列的各語的演變，大體根據 Dahl (1981) 的意見。若干地方，採納了李壬癸師的修正。

卑南南王	p	v	m	t	d	n	s	ṭ	ḍ	φ, s	φ	ḍ	l, n	!
邵	p	f	m	t	s	n	t	θ	s	ʃ	φ	s	ǝ	r
賽夏大隘	p	b	m	t	r	n	h	s	r	ʃ	h	r	l	!
巴則海	p	b-	m	t	d--t	n	z	s	d--t	s	h	d--t	l	r
阿美	p	-p v	m	t	l	n	c	t	r	s	h-s-s, s-s-s	t	!	l
噶瑪蘭	p	b	m	t	z	n	s	t	z	s	s	z	n	r/R

古南島語	r	ḳ	ḍ	n̄	Z	ṭ	g̣	k	g	ŋ	H ₁	H ₂	ʌ	q
泰雅汶水	ʔ/φ		r	l	r	h	-s-y	k		ŋ	h	-φ, -ʔ	g-φ-y	q
賽德南豐	r		d--c	l	d--c	h	-g-y	k		ŋ	h	φ	g-r-φ	q
鄒	r			h	c	s	-φ-k	ʔ	ʔ-ʔ-	ŋ	φ	φ	r	φ
卡	r		c	ŋ	c	φ	-φ-k	k	k-k-	ŋ	φ	φ	r	ʔ
沙	r		s	!	s	φ	-φ-k	k	k-k-	ŋ	φ	ʔ	r	ʔ
魯凱大南				l	d	φ		k		ŋ	φ	φ	φ	φ
霧台				l	d	φ	-g-	k		ŋ	φ	φ	φ	φ
馬加			d	l	d	s	-g-	k		ŋ	φ	φ	φ	φ
多納			d	l	d	s	-g-	k		ŋ	φ	φ	φ	φ
萬山	r		ǝ	l	ǝ	φ	-h-	k	h-h-	ŋ	φ	φ	φ	φ
布農一	l			n	d	s	-φ-	k	k-k-	ŋ	ʔ	ʔ	l	h
布農二						c	-φ-	k		ŋ	h	h	l	q
排灣土坂	r		j	í	ḍ	ṭ	-d-k	k	g-g-	ŋ	φ	φ	φ, r	q
卑南南王	r			l	d	s	d	k	g	ŋ	φ	φ	r	ʔ
邵				ǝ	s	t, φ	-ǝ-	k	h(?)	ŋ	φ	φ	!	q
賽夏大隘			ʔ	l	r	h	-z-	k		ŋ	h	φ/ʔ /h	!	ʔ

巴則海		ʔ		d	-z-t	-z-	k		ŋ	h	ʔ	x	ʔ
阿美		l	l	l	c	-n-	k		ŋ	h	ϕ	l	q
噶瑪蘭	r/R		n	z	s	n	k/g		ŋ	ʔ/ϕ	ʔ/ϕ	r/l/R	ʔ/ϕ

古南島語	i [i]	i[y]	u[u]	u[w]	ə	a
泰雅汶水	i	y	u	ʔ/w	u	a
賽德南豐	i	y	u	w	u	a
鄒	i		u	ϕ	ə	a/o
卡	i		u	ϕ	ə	a
沙	i		u	ϕ	ə	a
魯凱大南	i	y	u	v-v-w	ə	a
霧台	i	y	u	v-v-w	ə	a
馬加	i	y	u	v-v-w	ə	a
多納	i	y	u	v-v-w	ə	a
萬山	i	y	u	v-v-w	ə	a
布農一	i	ǝ	u	v	a	a
布農二	i		u		u, a	a
排灣土坂	i	y	u	v, ϕ	ə	a
卑南南王	i	y	u	w	ə	a
邵	i	y	u/w	w	i/u/ϕ	a
賽夏大隘	i	y	æ/o	w, ϕ, ʔ	ə/i	æ/a
巴則海	i	y	u	w, ϕ	ə	a
阿美	i	y	u	w	ə	a
噶瑪蘭	i	y/l	u	w	ə	a/i

上表之中，由於許多語言材料還不十分完整，以致有一些空缺待補。有些異讀是有條件的，表中用“/”隔開；更多的異讀還找不出原因，只有暫時並列，並以“,”相連。有些演變的結果，可能觀察還有錯誤，而有些古音的分別，也未嘗沒有疑問；有的古音的同源字，只有少數幾個，如 $r, g, \acute{d}$ ；有的甚至找不出一個，如 $\acute{k}$ 。總之，由於古語的知識還不够充分，我們只能作一個相當粗泛的觀察，比較精確細緻的比較，還需要一段長期的努力才作得到。

大致說來，在歷史演變方面，三種鄒語有以下的共同特色：(1)古南島語中的舌尖或舌面的濁塞音或濁擦音，即 $d_1, d_2, d_3, \acute{d}, Z$ 都混而為一，並且都清化為 ts 或 s ；(2)古南島語中的 k, g 不分；(3)古南島語的 θ 和 $\acute{t}$ 的分別，仍然保存——至少在古鄒語的階段，這種分別仍保存，今天鄒語的不分 θ 和 $\acute{t}$ ，當是與卡語、沙語分裂後的個別發展；(4)古南島語的 r 和 γ 已不分，都讀成 r ；(5)仍保留古南島語中 $\tilde{n}$ 與 $\acute{t}$ 的分別，鄒語、沙語今讀不分，當是古鄒群分裂後的演變；(6)古南島語的 H_1 和 S_a 都已丟失。

古南島語的 d_1, d_2, d_3 在五種魯凱方言裡也都不分，讀法分別是 $\acute{d}$ (大南)、 $\acute{d}$ (霧台)、 $\acute{d}$ (馬加)、 $\acute{d}$ (多納)、 δ (萬山)；古南島語的 $\acute{d}, Z$ 也相混了，讀法分別是 d (大南)、 d (霧台)、 d (馬加)、 d (多納)、 δ (萬山)；這五個古音的演變明顯的與鄒群三語不同。臺灣南島語中，不分古語的 d_1, d_2, d_3 ，或 $\acute{d}, Z$ 的，還有賽夏、巴則海、布農、邵語等，他們的讀法請看下表：

古南島語	賽 夏	巴則海	布 農	邵
d_1	r	r	d	s
d_2	r	r	d	s
d_3	r	r	d	s
$\acute{d}$	?	?	(?)	(s)
Z	r	r	d	s

除了邵語之外，大體上還保持濁音。在類別上，也不盡與三種鄒語相同。我們可以看

得出來，這五個古音的演變，臺灣南島語中要以三種鄒語的演變最爲巨大：不但都已合流，而且更進一步都清化了；這一演變，只有邵語可勉強相比，魯凱語顯然不具此項特色。魯凱語中這五個古音的分合，在臺灣南島語中是別具一格的。

古南島語 *g* 在臺灣南島語的同源字不多，但三種鄒語都一致，都清化爲 *k*（但鄒有的已變 *ʔ*）。魯凱雖然只有一種方言有材料可尋，但是這個方言（萬山）的讀法（*h-h-*）不見於其他臺灣南島語，應無移借的可能。如果我們的認定屬實，那麼魯凱語是保留古南島語的 *k*、*g* 之分的。

帶有古南島語 *r* 的同源字，見於臺灣南島語的也不多。三種鄒語都一致讀成 *r*，與古語 *ʃ* 的今讀同。魯凱仍然只有一種方言（萬山）有記錄，讀法是 *r*；而古南島語的 *ʃ*，在五種魯凱方言都是 *ɸ*；二者今讀顯然有別。萬山的 *r*（<古南島語 *r*）也許可以說是移借而來，而魯凱語的真正讀法也許確如 *ʃ* 的今讀一樣都是 *ɸ*。不過這種演變既於魯凱無徵，又不見於其他臺灣南島語，無可比附，自是不足採信。

古南島語的 *H*₁ 和 *S*₂ 在三種鄒語都已丟失爲 *ɸ*，魯凱也是如此。但是一方面這兩個古音今讀爲 *ɸ* 的語言還有許多，另一方面三種鄒語今讀一致爲 *ɸ* 的，僅古語 *H*₁ 與 *S*₂ 兩音，而魯凱尚有其他的來源，因此還應再作深入的觀察。從類型上看，臺灣南島各語中 *ɸ* 的來歷，約有以下幾種情形：

- (1) 來自 *H*₁, *S*₂ : 卑南, 邵語
- (2) 來自 *H*₁, *S*₂, *H*₂, *ʃ*, *q* : 魯凱
- (3) 來自 *H*₁, *H*₂, *ʃ* : 排灣
- (4) 來自 *H*₂ : 阿美、噶瑪蘭
- (5) 來自 *l* : 泰雅汶水、布農
- (6) 來自 *l*, *ʃ* : 賽夏東河

古語 *H*₁ 和 *S*₂ 的不分，除了這裡所列的卑南、邵語、魯凱和三種鄒語外，還有泰雅、賽夏、巴則海。後面這三種語言的今讀都是 *h*。我們可以假設有這樣的演變：古南島語 *H*₁, *S*₂ > *h* > *ɸ*。這個演變普遍存在於臺灣山地語；在北部的泰雅、巴則海、賽夏，處在第一階段；中部偏南的邵語、鄒語、卡語、沙語、魯凱、卑南則已達第二階段。臺灣東緣和南緣的阿美、噶瑪蘭，排灣則是另一類型，古語的 *S*₂ 不丟失，丟失的主要是 *H*₂。排灣兼失去 *ʃ*，是個別的特色。在這裡，我們看到魯凱正兼有這兩種

型態，並具有排灣語和自己的特色；其不同於三種鄒語，是顯而易見的。

五種魯凱方言完全不分古語的 $\dot{l}$ 和 $\dot{n}$ ，這也是和三種鄒語不一致的。

古南島語 θ 與 $\dot{t}$ 的分別，臺灣南島語中只見於魯凱、三種鄒語和泰雅。其中泰雅語的今讀還有探討的餘地，見前文註11；但魯凱與三種鄒語的共同特點是很明顯的。這也是三種鄒語共同的六點歷史演變的特點當中，魯凱與之完全一致的唯一一點。

在音韻上，還有三種情形可以比較。第一，音節結構；第二，重音現象；第三，詞音位轉換。不過，臺灣諸南島語的音節結構並沒有大的不同；重音在大部分的語言裡也是非音位性的成分；因此這兩項都暫不討論。臺灣南島語中已知的轉換類型，可以簡列如下：

轉 換 類 型	泰雅	賽德	鄒	卡	沙	魯凱	布農	排灣	邵	巴則海	阿美	賽夏
1. 唇音與舌根音的轉換 ($p \sim k, b \sim g, m \sim \eta$)	+	+										
2. 舌尖塞音與塞擦音的轉換 ($t \sim c, d \sim c$)	+	+										
3. 舌尖鼻音與邊音的轉換 ($l \sim n$)	+	+								+		
4. 半元音(或高元音)與濁擦音(或流音)的轉換	+		+	+	+	+		+	+			
5. $g \sim w$ (或 u)、 $g \sim y$, $aw \sim o$ 、 $ay \sim e$ 等一類的轉換	+	+				+						
6. 字尾輔音清濁的轉換 ($b \sim p, d \sim t, \delta \sim \theta, v \sim f$)	+									+	+	
7. 字尾或字首音段的消失					+	+	+		+			+
8. 完整元音與弱化元音或零的轉換	+	+	+			+			+			
9. 同化		+			+	+						+
10. 異化			+					+				
11. 换位	+		+				+		+			

表列的轉換現象，主要是根據李壬癸師(Li 1974, 1977b, 1980)和李莎莉君(1982)的討論。卑南、噶瑪蘭兩種語言沒有詞音位轉換的記錄，所以上表將之略去。就有轉換現象的語言而論，多寡及類型復頗不一。泰雅、賽德轉換變化較豐富，若干類型的轉換，如 1, 2, 3, 8 諸型，幾乎普及於大多數的方言。魯凱語的轉換變化似亦不少，但上表中的 5, 8, 9 三種類型的轉換僅見於馬加方言；排灣語的轉換雖不多，但是在我所知的方言當中，除了筏灣方言沒有上述第 4 類轉換外，其他的方言都有 4, 10 兩類轉換。因此轉換的觀察，除了看表面上有哪些類型之外，還需要考慮它在方言中的分佈。在這十一種類型的轉換當中，對本文的討論也許有關的，是第 4 類。這一類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是三種鄒語都有這一類轉換，可能會是他們音韻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現在進一步把這一類轉換各語言的具體內容寫在下面，以供比較。

鄒	y~z	w~v
沙	i~aɬ(<*ay)	
卡	y~l	
魯凱大南	y~ð	w~v
萬山	y~ɭ	
馬加	ee~(a)r(<*ay)	oo~(a)v(<*aw)
排灣		w~v
邵		w~β
泰雅	r~i	

從內容上，這種轉換可以再分成兩小類：一類是前高半元音或元音與邊音、顫音或濁擦音的轉換，另一類是後高半元音或元音與濁擦音的轉換。三種鄒語的共同特徵，是他們都具有前一種轉換。泰雅語雖然也有同一種轉換，但是轉換的方向與鄒群語不一樣，宜有分別（參看Li 1977b）。排灣群所共有的，是後一種轉換。這一種轉換也見於鄒語和魯凱的大南方言，但却不是鄒群或和魯凱語大多數的共同現象。魯凱諸方言比較一致的，是和鄒語群相同的一類轉換。這種類型的詞音位轉換，不見於排灣群語

言。因此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鄒群語言和魯凱語的一項共同特徵。

五、結 論

根據上兩節的討論，魯凱語有一些獨特的地方，例如句法中焦點的屈折變化，或音韻演變中古南島語 $d_1, d_2, d_3, \acute{d}, Z$ 的分合等。但在可以比較的項目中，他實在有著更多排灣群語言，尤其是排灣語，的特徵。現在就把比較的結果，簡單的列在下面。

	鄒 群 特 色	排灣群特色
1. 詞序		+
2. 結構詞系統		+
3. 焦點屈折形式		+
4. 人稱代詞類型		+
5. 回響元音	+	
6. 舌尖後輔音類型		+
7. 音類數目		+
8. 古南島語舌尖濁音相混並清化		+
9. 保留古南島語 $k:g$ 之分		+
10. 保留古南島語 $\theta:\acute{t}$ 之分	+	
11. 古南島語 $r:\gamma$ 不分		+
12. 古南島語 $S_2:H_1$ 不分		+
13. 保留古南島語 $\acute{n}, \acute{l}$ 之分		+
14. 詞音位轉換	+	

其中 1—4 是句法的比較，5—14 是音韻的比較。面對這樣的比較結果，我想，即使本文的取證還有不足的地方，似乎不太容易否認魯凱與排灣群語言關係的密切了。更何況詞彙方面的證據，還沒有計入。當然，上述比較的項目中，孰輕孰重，是一個必須注意的問題。這是比較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更深一層的課題，我目前還不能作過早

的推斷。不過有一點可以一提的，那就是魯凱具有鄒群特色的三項，都是音韻方面的現象，而其中第5項回響元音，更恐怕只能是「語音」上的特色。另兩條牽涉到歷史音韻的演變，是不是能如本文的解釋，我並沒有十分的自信。⁽²⁴⁾ 我只希望能把今天所已經知道的臺灣南島語的資料，盡量不偏頗的客觀的舉陳出來。當然，我們現在對臺灣南島語的了解，還不够深入。將來在這方面的認識比現在更完整時，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自會更為堅實可信。不過，如果一定要以目前的所知就下結論的話，那麼，我仍願採取比較保守的看法，認為魯凱語還是比較接近排灣群，它應當是排灣群中的一支語言。

引用及參考書目

- 丁邦新 1967 臺灣高山族沙語研究音韻之部，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冊：917—931。
 1978 古卑南語的擬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49.3: 321—392。
 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 1935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臺北帝國大學，臺北。
 李壬癸 1971 馬加音韻初步報告，考古人類學刊 37, 38: 16—28（出版於1975）。
 1978 語言的區域特徵，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475—489。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79 從語言的證據推論臺灣土著民族的來源，大陸雜誌 59.1: 1—14。
 李莎莉 1982 阿美語南華方言的音韻系統，人類與文化 17: 102—113，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會。
 何大安 1976 鄒語音韻，集刊 47.2: 245—274。
 1978 五種排灣方言的初步比較，集刊 49.4: 565—681。
 1979 排灣語語法概述（上冊）（手稿）。
 1981 排灣語詞組律初探，（手稿）。
 1982 阿美方言調查札記，（手稿）。
 嚴 棉 1964 卡語與沙語的初步比較，集刊 35: 135—154。
 1980 卡語的構詞法，書目季刊 14.2: 89—112。
 Benedict, Paul K. 1975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HRAF Press.
 Blust, Robert A. 1981 *Review of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souic Phonology*, *Language* 57.1: 206—211.
 Chen, Teresa M. 1982 *Verbal construction and verbal classification in Nataoran-Ami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Dahl, Otto Christian 1981 *Early Phonetic and Phonemic Changes in Austronesian*,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Oslo Norway.
 Dempwolff, Otto 1934—38 *Vergleichende Lautlehre des austronesischen Wortschatzes*, Berlin.
 Dyen, Isidore 1963 The position of the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s of Formosa, *Asian Perspectives* 7, 261—71.
 ——— 1971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Formosa,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8: 168—

(24) 例如第10項「保留古南島語 $\theta : t$ 之分」，即是本文第2節所引 Tsuchida 第4條的「保留 $\theta : s$ 之分。」這一條作為「共同特徵」而言，固無不可。但是據之建立親屬連繫，則嫌不足。說見前。

- 199ed. by Thomas Sebeok, Mouton.
- Ferrell, Raleigh 1969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1970 The Pazeh-Kahabu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31,32: 73-96.
- 1974 Construction markers and subgrouping of Formosan languag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January 2-7, 1974, Honolulu. Also in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Studies* 3: 199-211, 1979, ed. by Nguyen Dang Liem.
- Harvey, Mark 1980 Subgroups in Austronesian, M.A. thesi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Mimeographed) Also partly reprinted in *Pacific Linguistics* C75: 47-99.
- Li, Paul Jen-Kuei 1972 On Comparative Tsou,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henceforth *BIHP*) 44: 311-338.
- 1973 *Rukai Structur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1974 Alternations between semiconsonants and fricatives or liquids, *Oceanic Linguistics* 13: 163-186.
- 1976a Thao phonology, *BIHP*. 47.2: 219-244.
- 1976b Historical derivations of Thao (Ms.).
- 1977a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of Rukai, *BIHP*. 48.1: 1-92.
- 1977b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 in Formosan languages, *BIHP* 48.3: 375-413.
- 1978a The case-marking systems of the four less-known Formosan languages, i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Pacific Linguistics* C 61: 569-615.
- 1978b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Saisiyat dialects, *BIHP*. 49-2: 133-199.
- 1979 Variations in the Tsou dialects, *BIHP*. 50.2: 273-300.
- 1980 The phonological rules of Atayal dialects, *BIHP*. 51.2: 349-405.
- 1981 Reconstruction of Proto Atayalic phonology, *BIHP*. 52.2: 235-301.
- 1982a Kavalan phonology: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GAVA', Studie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edicated to Hans Kähler*: 479-95, ed. by Rainer Carle, Berlin.
- 1982b Linguistic variation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he Atayalic dialect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4.1, 2: 167-192.
- Li, Paul Jen-Kuei et al (forthcoming)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Formosan Languages.
- Mei, Kuang 1982 Pronouns and Verb inflection in Kanakanavu,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4.1, 2: 207-232.
- Ramos, Teresita V. 1971 *Tagalog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tanley, Patricia 1974 Syntax of Tsou verbs: implications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January 2-7, 1974, Honolulu.
- 1979 Morphophonemics of verb suffixes in Tsou,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Studies* 3: 187-198, ed. by Nguyen Dang Liem.
- Starosta, Stanley 1967 Tsou focu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42nd Annual Meeting of LSA.
- 1969 Review of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 *Language* 45.2: 439-444.

- 1974 Causative verbs in Formosan languages, *Oceanic Linguistics* 13.1,2: 279-369.
- 1983 Verbal inflection versus deverbal nominalization in PAN: the evidence from Tso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V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Symposium K1(A), Reconstru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 Dunedin, New Zealand, February 7-10, 1983.
- Swadesh, Morris 1952 Lexico-statistics dating of prehistoric ethnic contact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6: 452-463.
- 1955 Towards greater accuracy in lexicostatistic da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1: 121-137.
- Tsuchida, Shigeru 1973 The origins of the Tsou phonemes /b/ and /d/, *Gengo Kenkyu* 46: 42-52.
- 1976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souic Phonolog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Gaikokugo Daigaku.
- 1982 Subclassification of Ami dialects, a lecture delivered at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April 2 1982.
- Tung, T'ung-ho 1964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mos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48.
- Wolff, John U. 1973 Verbal inflection in Proto-Austronesian, *Parangal Kay Cecilio Lopez*: 71-79, ed. by Gonzales, Linguistic Society of Philippines, Manila.

The linguistic position of Rukai among Formosan languages

Ho Dah-an

Based on lexicostatistical materials, many scholars consider Rukai to be one of the Paiwanic languages. Since speakers of Rukai and Tsouic languages are close to each other, Rukai also shares some phonological as well as lexical properties with these languages. The fact that Rukai and Tsouic languages have some similarities has caused other scholars to hold the opinion that these two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each other than to other languages.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phonological evidence and finds that the justification based on shared innovations of the two languages are insufficient to prove that the two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Furthermore, the paper shows that Rukai and Paiwanic languages share more phonological, syntactic and lexical properties than are shared by Rukai and Tsouic languages. I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is paper that Rukai is genetically a Paiwanic language rather than a Tsouic one.